

[法]迈克尔·于哈斯 | 著
Michaël Uras
郑诗诗 | 译

GRANDS REMÉDIES

非·外·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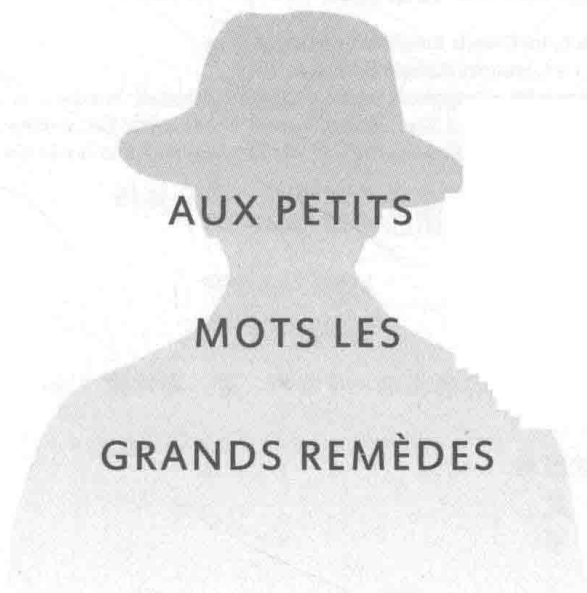


阅读疗愈师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阅读疗愈师



AUX PETITS

MOTS LES

GRANDS REMÈDES

[法]迈克尔·于哈斯 | 著

郑诗诗 | 译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阅读疗愈师 / (法) 迈克尔·于哈斯著; 郑诗诗译

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411-4962-7

I . ①阅… II . ①迈… ②郑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 . ①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50901 号

Aux Petits Mots les Grands Remèdes by Michaël Uras

Copyright © La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, 2016

Published by special arrangement with La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in conjunction with their duly appointed agent 2 Seas Literary Agency and co-agent The Artemis Agency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9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进字 21-2018-55

YUEDU LIAOYUSHI

阅读疗愈师

[法] 迈克尔·于哈斯 著 郑诗诗 译

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

责任编辑 余 岚

责任校对 汪 平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印 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 146mm × 210mm 1/32

印 张 10.25 字 数 220 千

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962-7

定 价 45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2069336。

献给安娜、塔伊斯和雷奥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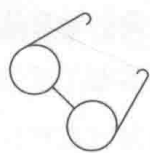
从来没有人为了读书而读书。只有在书中读自己，在书中发现自己，或检查自己。

——罗曼·罗兰《斯宾诺莎的光芒》

人生就是一场梦，时而被噩梦惊扰。接受了一个噩梦，另一个梦又开始了。

——查尔斯·德内

烦恼
伊始





R

病人姓名：亚历山大

病情陈述：

亚历山大刚刚和女朋友梅拉妮分手。准确地说，是梅拉妮决意要离开亚历山大以及两人的爱巢。这和特吕弗^①的电影没有任何关系。不过，他们的故事也算得上是一部美妙的电影了。

梅拉妮无法再忍受亚历山大和书之间的关系了，那可以说是一种近乎贪婪的痴迷。和所有的痴迷一样，是真正的痴迷。当然，还有其他让她不能忍受的事情，我们稍后会讲到。所以，她就这么走了，留下他孤单一人。不过，也不是那么孤单，他还有书。从这份病例中可以看出，亚历山大处境艰难。然而，他会坚持工作的，事业会帮他跨过这道坎儿的。他想重新追回梅拉妮。

治疗途径：阅读，尝试着重新吸引女人。

给亚历山大的建议书目：索伦·阿拜·克尔恺郭尔^②的《引诱者日记》。

备注：我就是亚历山大。

① 弗朗索瓦·特吕弗（François Truffaut, 1932—1984）：法国著名电影演员、导演、影评家。——译注。若未加说明，注释均为译者所加。

② 索伦·阿拜·克尔恺郭尔（Søren Aabye Kierkegaard, 1813—1855）：丹麦哲学家。

Nº 00001

我不会对任何人冷漠。

然而，每当一扇门打开的时候，都是同样的情况——同样的不信任、同样的诧异、同样的质询。大家都在想：要用书把我从迷津里解救出来，这个人要怎么做呢？

最顺利的情况是交谈对象适应得很快，能直接过渡到其他问题，进入另一个主题：我造访的原因。

而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连“我们试一试”的阶段都达不到。那时候我就明白，坚持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我连书都不会翻开，并会果断离开，因为我接诊是为了帮助他人，而不是给他们的生活徒增烦恼。我可以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帮助他人，而如果人们来寻求我的帮助，那就应该相信我的方式，哪怕只是一点点。

“你不会对任何人冷漠。”我母亲说这话得有上百次了。她在大学里教文学，然而她也缺乏准确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烦恼。她的心声只存在于脑海里，无从用语言表达。

你不会对任何人冷漠。

你不会对任何人冷漠。

你不会对任何人冷漠……

千篇一律，像是对词汇缺乏的承认。这是一位现实主义小说专家的一个攻坚点。

为什么她整日重复这句话？也许她早就知道我不会走和她一样的路。在她的世界里，所有人都是相似的。除了我。

我感谢她启发了我对于我的墓志铭的灵感：你不会对任何人冷漠。

剩下的，她就没有给我带来什么了。这样的想法令我感到悲伤，但这就是事实。我母亲在她自己的领域里知晓一切。她博闻强识，能够解释某个大多数人闻所未闻的形容词的意思、某个词的历史，比如这个词诞生于恺撒大帝统治时期罗马城的大街上，再到它的现代意义。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。

“什么？你不知道‘倒叙’的意思？不，不是某种性病。不要笑，这个词没有任何不健康的成分，它是一种修辞格！”

她只知道那些，那些晦涩得吓人的词，或者由于和露骨的字眼接近而让人发笑的词。我呢，我看这些字眼就不一样了，我觉得它们就像绷带。使用在确切的地方，才能普及这些词的用法。

门上用加粗字体写着“不要按门铃”，我不得不小心地敲门。在有些房子门口，你就能嗅到它所散发的挑衅气息。突然去别人家的时候，你应该懂得谨慎，否则很快就会被赶出来。我不想被赶出来。对我而言，我不习惯出门，但有时候形势逼人。

门开了，主人一句“有事吗”直抵耳畔，它表明了我这次造访的冒昧与唐突。通常，人们会以一句“您好”相迎，但这种情形并

未发生在这座房子的门口。

一位五十来岁的女士气势汹汹地站在我面前。幸好，我没有任何东西要向她兜售。我上学时曾做过一家家用电器商店的神秘顾客，但是那段经历很失败。老板觉得我不够谨慎。事实上，我总是忍不住会将我的出现通知营业员。解雇营业员是因为他们和这位站在门口的女士一样不问好，礼貌待人几乎是一个不存在选择的选择，在我看来，这在一个国家是不适宜的、毁灭性的。想买一台完美洗衣机的神秘顾客……

“您好，我是亚历克斯。我们约了下午两点见面。”

“啊，对，我一直在等您。”我的这位对话者冷冷地答道，“请进。”

我跟着她走进昏暗而漫长的走廊，这是一条会让人想到卡夫卡的《城堡》里的曲曲折折的走廊。

我的脚步声在橡木地板上发出回响。从听觉效果上看，我穿着的似乎是一双高价购买的靴子。制造商应当在鞋子上标明该鞋子会发出的声音，就像给洗碗机或洗衣机标注的那样，这样就可以很好地避免一些麻烦。我不想穿这双靴子，穿着它让我觉得不自在，让我感觉所有人都在看我的脚，那种感觉令人讨厌。为什么我会妥协并穿上它呢？也许是为了纪念。我不会对任何人冷漠，除了一个人。我爱的那个人。

这位女主人有点像守护着洞穴的幽灵，一声不吭的。她的皮鞋可能是最近刚做的。我还注意到她几乎从来不让脚后跟着地，这难免让人想到气垫船，她是悬空着生活的。

我们进入一间大房间，家具是最新式的，上过漆的表面像镜子

一般反光。生活在一个展示厅里的感觉应该会令她满意。一切都是冷冰冰的、令人厌恶的。很不幸，我不是女主人的室内装修师。

“请坐。”她给我指了指椅子，与其说是椅子，不如说是挂着椅子的名号的某样东西，和我以前习惯坐的椅子毫无可比性。

“设计”“净化”“节制”“气氛”这些词在我脑中飞转，让我联想到被困的囚徒。这里像装潢杂志里的样板间，真的。

我不是那种去别人家里还指挥别人的人，所以我坐到她指定的位置。我的这位对话者站在那儿，手臂交叉着。在肢体语言专家看来，这是一种防范的姿态，我以前一直认为这些专家是骗子。

“那天我在电话里跟您说过，雅恩是一个很特别的脆弱少年。以前在初中时，他是大家的替罪羊，现在上高中了，他还是大家的替罪羊。我丈夫和我不明白其中的缘由，我更偏向于对这场持续的暴力视而不见。他现在整天待在卧室里度日，我把他变得不愿见人了。”

“您……”

她没有让我说更多。只有一个字，再无其他。不过态度毫无冒犯之意。肢体语言真愚蠢，因为她交叉着的手臂并没有分开。

雅恩是现代“囚徒”，是普鲁斯特式小说人物的再现，为了免遭痛苦而被囚禁起来。

“我叫您来，是因为您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又很新颖的方案。我们想让儿子从这种苦恼中走出来，我们什么方法都试过了。”

我的这位对话者在我身上下了很大的赌注，我喜欢感受到别人的期待。

然而，我没有提出什么神奇的方案。谁又能提出来呢？我从未相信过奇迹，我只相信意志。不过，稍后我会重新回到这个话题。

因为这句话有其局限性，这句话似乎出自美国肥胖症患者的福音书：“你有一百五十公斤重，体重指数高达五十，但这不是问题。只要有意志，三个月后你一定能减掉一百公斤。”

“我去叫他，请稍等一会儿。”

除了等她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我坐在椅子上，由于想看这间大房间里的一切东西，我差点扭断脖子。这时，我发现这把椅子是可以旋转的。身体和头部在同一方向的时候才能更好地观察事物。我转了又转，又觉得自己很蠢，这是个小孩子的游戏，而且会引起恶心或不适。幸好，我已经不是孩子了。我停了下来。

我的眼睛有一个坏习惯，那就是喜欢在到访的每所房子里寻找书架。书的摆放和状态很能说明主人的情况。一本书甚至连一本杂志都没有的房子有多少？没有阅读，就意味着这是个将智慧隔离的地方。或者呢，还有其他特地用来放书的地方：家具垫子、床头柜（堆满了书但这些书从来没被翻开过）。矫揉造作的书，封面通常很夸张，标题很实在，诸如《木乃伊传奇》^①，但用词十分空洞。

女主人要求我等她，但没有禁止我走动。我在上百部作品前站定，在我面前的是一些艺术类书籍，罗斯科^②、霍珀^③、培根^④以及七星诗社^⑤的书。全部藏书按照字母顺序排列，就像书店里那样。很偶

① 法国唯美主义诗人、散文家和小说家泰奥菲尔·戈蒂耶（Théophile Gautier, 1811—1872）的小说，他的艺术主张是“为艺术而艺术”。

② 罗斯科（Rothko, 1903—1970）：美国抽象派画家。

③ 霍珀（Hopper, 1882—1967）：美国最重要的写实画家之一。

④ 培根（Bacon, 1561—1626）：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散文家、哲学家。

⑤ 七星诗社：16世纪中期法国的一个文学团体，由七位人文主义诗人组成，其中以龙沙和杜贝莱最为著名。

然地，我抓起一部巴尔扎克的作品。不过，真的是偶然吗？我的手抓到了一卷厚厚的书，我们总是被厚度吸引。

这是一本《对于绝对的探索》^①，里面充斥着巴尔扎克所构建的疯狂、废墟、绝望。我把书放回书架，藏书虽然精美，但没法阅读。纸张太薄，过小的字会把眼睛看瞎，花这么多钱就为了弄瞎眼睛？我又发现一本不是很有名的书，被夹在书架的直平面和最新版的七星诗社诗集以及茨威格^②的一部作品中间，一本像被夹在老虎钳里的小说：于斯曼^③的《锚地》。我艰难地抓起这本书，抽出来的时候弄折了一个指甲。

于斯曼的《锚地》以及其中献给祖母蛋糕的那一段曾经让我数周之内连续做噩梦。做蛋糕的那段描写读起来好像是教授烹饪词语的烹饪课。

“你的祖母，你还想得起她吗，我的小可爱？”

孩子陷入思索。这位逝者死后闻起来像她在世时吸的鼻烟的味道，并且充满了橙子花的香气。出于这个特殊的现象，每当这位勇敢的女士的冥诞来临之际，她的家人就会做一份用她的体香熏制而成的蛋糕。^④

①《对于绝对的探索》：巴尔扎克发表于1834年的作品，是一部哲理研究作品，收录于《人间喜剧》。

②茨威格（Zweig，1881—1942）：奥地利小说家、诗人、剧作家和传记作家。

③于斯曼（Huysmans，1848—1907）：法国自然主义作家。

④出自于斯曼的《锚地》。

小说家疯了，读者也受到了惊吓。想象一下这个场景，想象一下吃掉自己的祖母！不必验证了。太晚了。每个夜晚，我都噩梦往复：我在厨房里，系着一条很棒的围裙，上面印着一只鲜红的公鸡。为什么是公鸡呢？为什么是鲜红色的呢？我不知道。我在做一份符合自己口味的酸奶蛋糕，配料准备完毕。我准备把糕点模子放进烤箱，这时，我父亲走进厨房递给我一个盒子，里面满是浅灰色的粉末。“这是你奶奶！加一点在面团里面。”我犹豫了。他坚持说：“这是命令！”我违心地加了这味佐料。一个小时之后，我们父子俩坐在桌边，一大块蛋糕放在面前，蛋糕太大了，都盖住了盛放蛋糕的整个盘子。我在吃我的祖母。我父亲过去一直讨厌我的祖母。但很惊喜，味道很让人喜欢。我吃了第二块。很硬的一小块，也许是骨头，在齿间咯咯作响。我尖叫着醒来。

这是几乎能与电影爱好者导演的恐怖片匹敌的噩梦，预算少，但是效果有保证。

我重新坐上转椅，转了一会儿，这样可以平息于斯曼带来的恐惧感，也给这座阴森的房子创造一点小小的愉悦气氛。

“雅恩五分钟后就来，他刚穿好衣服。”

小说掉落了，掉在完美无瑕的木地板上。我想到我曾经也想在我的办公室装上木地板，是营业员口中“自己组装”“小孩子游戏一般简单”的产品，结果我从未成功过！到处都翘了起来，令不了解地形的人以为这个房间很危险。我蹲着，手里拿着橡胶锤子，时间就流逝了。在雅恩的妈妈看来，木地板是如此光滑，就像高档滑雪场里面的溜冰场。

“请原谅，我没有抵挡住您这些藏书的吸引。”

“没关系，这些作品无人问津。我也没有那个愿望了。我丈夫，他呀，他只负责买进来。至于雅恩，您很快就会明白，他有其他的兴趣。”

“不过，我斗胆说一句，您的藏书‘很时兴’。”

“是的，我坚持经常买书，雅恩也会这么做的。或者他的孩子……对不起，我还没有自我介绍，我是安娜。”

安娜，这是一个在幽暗中充满阳光的名字。

“他会做的，肯定。”

“您想在等待期间吃一块蛋糕吗？我家的厨师做得极好。如果您喜欢橙子花，那是一道佳肴。”

“不用了，谢谢，能吃蛋糕真是太好了，但是我并不喜欢橙子花。”

有时候，生活会被文学写进去。可能是因为一切事物都被写过了，也可能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写书，还有成千上万的读者。至于我，我不写书，我永远都不会写作。我读得太多了，以至于没法写作，我对抄袭不感兴趣。

女主人的提议让我心生疑窦：为什么她突然变得令人愉悦、笑语盈盈的？就在刚才，她还把我当作能够帮他儿子的一个“物品”，诸如定位系统或者拼写纠正器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是一种提升，其中必定隐藏着某些事情。五分钟以后，当她给我演《被遗弃的女人》^①中一个小片段的时候，我发现了这个事情，那就是她“悲伤”的人生和缺席的丈夫、窗边等待的时光、她儿子的问题。

① 巴尔扎克发表于1832年的一部短篇小说。——原注

当然，我的人生她并不感兴趣。她的话语中充斥着“我”，“您”已经消失了。乔治·佩雷克^①写作擅长“避字”^②，安娜说话则擅长“避词”^③。这是一个新创造出来的词，我母亲很讨厌这些词。她是法语保护协会的杰出成员，该协会是快退休的大学老师们的乐土，更糟糕的还有法兰西学院。他们可能会为了一个新词而掐死一个犯了如此渎圣之罪的学生，而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们得到了应有的反抗。

这是一场持续十分钟的、没完没了的独白。然而，这个人是要为我的工作支付报酬的，因此我尽量让自己表现得很有耐心、很礼貌，就像一位观众面对一场冗长的话剧那样。

讲完了话，她看上去很虚弱。她把一切都说了出来，把她的人生全部灌入了我的耳朵，一点都不剩。

“我去看看雅恩在做什么。”

她又去和少年碰面。她回来了，这一次，手里拿着一张纸，脸色变了样。

“雅恩今天不能见您了，他太疲惫了。您得明天再来了，请原谅他。不好意思，是我坚持要您今天下午来的，但他提前跟我说过他很疲惫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完全理解。我明天同一时间再来。”

“请带上这个。”她递过拿在手里的纸条说道，“雅恩给您写了这张小字条。”

① 乔治·佩雷克（Georges Perec，1936—1982）：法国当代著名的先锋小说家。

② 原词为lipogramme，指作者选择有意省略一个或几个字母的一类文学作品。——原注

③ 原词为lipomuthos，指文学上避开某个词。——原注

“谢谢。我会看的。”

安娜沉默地陪我到门口，有她带领我才不至于在这座城堡里迷路。

“那明天见。”她局促地对我说，“请别担心，这次拜访我会付您钱的。”

“我不担心的。明天见。”

从事一项职业却创造不出任何具体、有形东西的人，有时候很难获得报酬。好多次，我的工作没有为我带来任何报酬，还给我徒增苦恼。要追赶一位不给钱的付款人，手里拿本书作为威胁，只能产生极其微弱的效果。除了小学生，谁会怕书呢？

我下午的安排全被打乱了，为了见雅恩我取消了两个约会。下午三点，我走到习惯喝晨咖的那家小餐馆。

“你好，亚历克斯^①。和往常一样，一杯咖啡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老板很有魅力，我非常欣赏他身上的一点是他每天对我说的话：“你好，亚历克斯。和往常一样，一杯咖啡？”他的话从来不会有变化，仿佛他的词汇表里没有任何其他词似的。

就十一月而言，室外热得非同寻常。他给我端来的咖啡令我不满意，太烫、太烈了，早知道我应该点一杯冷饮。起身结账的时候，雅恩给我的字条掉在了地上。我把字条展开。

① 亚历山大的昵称。